

收到郑老师寄自北京的《语文建设》,生动,耐读。有篇博文《做一个会讲故事的老师》,读过“心有戚戚焉”。

许多语文老师,好发议论,好直接授文,喜欢讲得深一点,难一点,巧一点,多一点,以为这就是有水平,借此难倒学生,震住学生,考倒学生,以为就是好老师。这是许多老师的误区、通病(我也曾经是)。每一次出题,你去看吧,那真叫“才艺大比拼”,不把学生考倒誓不罢休,通篇都是难、难、难、怪、怪、怪。谁要是把题出浅了,学生均分高了,出题的这人,自己都觉得对不住自己。每一次听课,你去听,引人入胜的不多,但诱“敌”深入的居多,深、新、奇,老师们的心思全用在这上面了,谁要是讲得朴素一点,那就是拿名声、拿前途在开玩笑。

可是,老师这样备了,这样讲了,累则累矣,可学生就是听不进去,记不住,正如文里提到的那位特级教师,若干年后师生偶遇,学生来给他敬酒,真诚地感激他当年的语文课,说“您当时给我们讲的什么语文课我们都记不得了,可是那个故事——一双绣花鞋,我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!”你说,一位老师,在备课的时候,肯定是要把本节课的主要内容,想了又想,备了又备,精讲细讲的,可怎么,学生却居然“都记不得了!”为什么? 因为无趣!

太过平实、平淡、平铺直叙的东西,引不起学生的兴趣、情致的东西,老师即便认为再重要,学生还是记不住。老师认为自己讲得够精彩,那是你自个儿的主观判断,一厢情愿。而学生天生喜欢有趣的、好玩的、幽默的、能够使自己感到快乐的、能让自己动心动脑有意思的。所以,让学生喜欢你的课,乐意上你的课,对你的课产生兴趣,这才是第一位的;若是学生在上课时一直游离于你讲的之外,“身在曹营心在汉(这一点,只要稍稍用心,在你和学生的眼神交流时完全可以看出来,他们眼神虽与你对接,但不放光)”,这时,你就得赶紧打住,不要再照着先前备好的思路讲下去了,要先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再说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听许多老师的课,那课备的,可真足下了功夫,用尽了心思。若是你说他讲得不好吧,那真是太打击他的积极性,太对不起他花的那番功夫了;要是你说他讲的好呢,可学生的表现明明就是“漫不经心”,压根儿就没有听进去。所以,许多老师的课,从自己备课的时候就已经败了,败就败在了自己从备课开始就太顾自己了,败在了对学生

的轻视和低估上。我接触过许多老师,发现他们的付出与回报往往不成正比,这真的让人很苦恼。原因当然有很多,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,就是作为老师,备课多,备人少;研究课太多了,研究人(学生)太少了;研究教师自己怎么讲太多了,研究学生能不能够学进去、听进去太少了;解读知识解读课本太多了,解读活生生的受众对象太不够了;一句话,从备课开始,就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了,把教材看得太重了,而把学生看得太轻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这个“人”,指的是听课的学生;这个“难”,指的是上课教师固有的观念改变之难。其实许多老师,若颠倒一下,或者哪怕倾斜一点,把功夫多往学生这边下一下,那课上的情形,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这个“人”,指的是听课的学生;这个“难”,指的是上课教师固有的观念改变之难。其实许多老师,若颠倒一下,或者哪怕倾斜一点,把功夫多往学生这边下一下,那课上的情形,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这个“人”,指的是听课的学生;这个“难”,指的是上课教师固有的观念改变之难。其实许多老师,若颠倒一下,或者哪怕倾斜一点,把功夫多往学生这边下一下,那课上的情形,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这个“人”,指的是听课的学生;这个“难”,指的是上课教师固有的观念改变之难。其实许多老师,若颠倒一下,或者哪怕倾斜一点,把功夫多往学生这边下一下,那课上的情形,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这个“人”,指的是听课的学生;这个“难”,指的是上课教师固有的观念改变之难。其实许多老师,若颠倒一下,或者哪怕倾斜一点,把功夫多往学生这边下一下,那课上的情形,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这个“人”,指的是听课的学生;这个“难”,指的是上课教师固有的观念改变之难。其实许多老师,若颠倒一下,或者哪怕倾斜一点,把功夫多往学生这边下一下,那课上的情形,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这个“人”,指的是听课的学生;这个“难”,指的是上课教师固有的观念改变之难。其实许多老师,若颠倒一下,或者哪怕倾斜一点,把功夫多往学生这边下一下,那课上的情形,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听许多老师的课,那课备的,可真足下了功夫,用尽了心思。若是你说他讲得不好吧,那真是太打击他的积极性,太对不起他花的那番功夫了;要是你说他讲的好呢,可学生的表现明明就是“漫不经心”,压根儿就没有听进去。所以,许多老师的课,从自己备课的时候就已经败了,败就败在了自己从备课开始就太顾自己了,败在了对学生

的轻视和低估上。我接触过许多老师,发现他们的付出与回报往往不成正比,这真的让人很苦恼。原因当然有很多,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,就是作为老师,备课多,备人少;研究课太多了,研究人(学生)太少了;研究教师自己怎么讲太多了,研究学生能不能够学进去、听进去太少了;解读知识解读课本太多了,解读活生生的受众对象太不够了;一句话,从备课开始,就一直把自己看得太重了,把教材看得太重了,而把学生看得太轻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这个“人”,指的是听课的学生;这个“难”,指的是上课教师固有的观念改变之难。其实许多老师,若颠倒一下,或者哪怕倾斜一点,把功夫多往学生这边下一下,那课上的情形,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这个“人”,指的是听课的学生;这个“难”,指的是上课教师固有的观念改变之难。其实许多老师,若颠倒一下,或者哪怕倾斜一点,把功夫多往学生这边下一下,那课上的情形,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这个“人”,指的是听课的学生;这个“难”,指的是上课教师固有的观念改变之难。其实许多老师,若颠倒一下,或者哪怕倾斜一点,把功夫多往学生这边下一下,那课上的情形,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备课容易备人难。这个“人”,指的是听课的学生;这个“难”,指的是上课教师固有的观念改变之难。其实许多老师,若颠倒一下,或者哪怕倾斜一点,把功夫多往学生这边下一下,那课上的情形,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。

别忘了董月光

生刚要扔进垃圾箱,我忙说等等。曾看到环卫工人整理垃圾时,被碎玻璃扎破了手,鲜血直流。我用封箱带将袋子缠了几圈,又写了张:“请注意,内有碎玻璃”的纸条贴在塑料袋上才安心。烈日炎炎,环卫工人本来就已经冒着酷暑劳作,我们应该为他们的安全,留一点点心。

曾亲眼所见,一位穿着整齐上海老阿姨在车站边等车,吃完点心,将擦嘴的餐巾纸轻飘飘地扔在地上,居然一点也不脸红!我紧走两步想提醒她,可是还没说自己已经脸红了,因为我实在说不出口。

垃圾请入箱!

我们在空调房间里,凉风习习看电视品茶的时候,别忘了在室外战高温的我们的环卫工人。

那些年,尽管物质贫乏、生活拮据,但我们对音乐爱好的热切程度不会输给现在的年轻人。当然,不可能奢望有把提琴、吉他甚至有架钢琴,但我们拥有自己喜爱的价廉物美的乐器:笛子、口琴,家境好点的会有一架凤凰琴,那是那个年代女孩子最想得到的。盛夏的夜晚,凤凰琴带有颤音的悠扬琴声从楼上窗口飘出,会引得乘凉的小伙伴们循声望去,投去羡慕的眼光。

相比笛子,口琴小巧轻盈、携带方便,喜欢的人更多。课余时间掏出一把国光或者敦煌牌口琴吹上一曲,会引来不少女生回头。吹毕将口琴往袖口上擦擦,放进裤袋里的习惯性动作,也有几分潇洒。中学同学有个绰号叫铁头的,是黄浦区少年宫红领巾艺术团口琴队的成员,每逢班级联欢活动,必有他的口琴独奏。一吸一吹间,时而欢快时而舒缓时而还带点波波纹状颤颤音的琴声,就从口琴一个个小方格里流动出来,在少男少女心田里荡漾。往往吹奏第二首乐曲时,铁头会从口袋里又掏出一把口琴,陶然自得地用两把口琴

雅玩



那年头我父母两人工资加起来才100元,却要养活我们兄弟姐妹7人,还要出钱供养没有工资收入的奶奶,日子过的确实很紧。中午放学时,我就到

我妈妈工厂食堂去午餐。那食堂很大,有许多窗口,里面摆满了各种饭菜,最让我垂涎欲滴的是那个很香的肉包子,只能看到闻到,偶尔吃一个解解馋。那年头能把肚子填饱就不错了,吃个肉包子就能让人兴奋好几天。

那时候下午放学后,没有多少回家作业,一大帮熊孩子在防空战壕里疯玩打仗游戏。一身汗、一身泥,战斗正激烈时,妈妈下班回家了。这时候,我便赶紧退出战场,跑到妈妈身边,迫不急待地把小手伸到妈妈的手提包里,通常能掏出一个馒头来,一般是那种没有甜味的淡馒头,有时也会有甜馒头,当然这个甜不是因为放了白糖,而是放了一种叫糖精的食用甜味剂,那时候的白糖就像奢侈品。若是掏出了一个肉包子,无疑就像中了头彩。妈妈包里的馒头是她和爸爸中午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。正处于蹿个子长身体的我,一个意外的肉包子就像一杯清泉浇灌在干渴的小树苗上,滋滋作响。

不同的香味往往存储了不同的信息;同样的香味,发生在不同的地方,自

上下移动吹奏。两把不同调式的口琴,音域更广,更富表现力,让我们听得入神,看得出神。

前些天,铁头与我聊起往事,又沉浸在半个世纪前舞台上演出时的兴奋和愉悦中。他们的口琴队经常参加比赛和演出,当年在学生口琴队中的水平和声誉,仅次于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口琴队。他对当年的演出场

景记忆犹新:合奏的场面很大,两旁是不同声部的口琴手,中间有和弦口琴、笛声口琴、倍司口琴手,印象最深的合奏曲是《花好月圆》。

那个年代喜欢口琴的人,几乎没有不知道口琴大师石人望的。石人望热心向青少年普及口琴爱好者普及口琴音乐,曾在市少年宫、青年宫、工人文化宫和区少年宫、文化馆以及学校口琴队作艺术指导工作。他把许多古今中外喜闻乐见的歌曲和乐曲改编为口琴独奏或重奏曲,还编有《口琴吹奏法》《口琴编曲法》《口琴独奏选曲》《口琴广播教材》

消暑季节,我在家里整理书刊,无意中看到历届学生送我的礼物——哇塞,竟有这么多!

最多的微礼物是贺卡,有一两百张。翻看着,记忆细胞在瞬间被一一激活:我仿佛又看到了一张张纯真鲜活的笑脸,听到了一声声清脆悦耳的笑语。有位当年的课代表送我一张自制的贺卡,说这是她进大学学习平面广告后的第一件创作。另一张精美的圣诞贺卡来自美国,学生特意说明是他利用寒假打工赚来的钱买的。还有几位得意门生,从在校读书到上大学,工作,或者定居异国,都送了我好多年贺卡。有的文青还写新诗,填旧词,纸页片片情意浓浓……我翻看了半天,也小激动,小陶醉了半天。

小S三十多年前是我大同中学的“高足”,如今已是上海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了。在书橱的一角,有她送我的博士论文和散文集,还有她的“忘年交”——90高龄的著名配音演员苏秀老师转送我的签名有声书《余音袅袅》,内有几张经典CD。嘻嘻,这些是文化含金量最高的礼物呀!

记得有一年教师节午后,我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只柚子般大的巨梨,梨下压着一张素色信笺,上面用笔划道劲、刚柔并济的硬笔书法写着:“俞老师:今天是教师节,您梨所当然应该接受这份梨物。愿您梨想成真,桃李遍天下。”我把这份大礼(梨)与家人分享了,而那张“小墨宝”珍藏至今;因为它储存着一个既有趣又有情的桥段。

在书架的一边,竖着好多册装帧精美的舞剧和话剧的说明书,有《灰姑娘》《霸王别姬》《钦差大臣》等。这是一位搞舞台艺术的学生家长送我的。他在儿子高中毕业以后还多次邀请我看戏,送我说明书。多么温馨的礼物,谁说“人一走,茶就凉”?

退休以来,去西藏的学生送我佛教法器转经轮,去挪威的学生送我深海鱼油,还有三位姑娘送我一盆老树开花的大盆景……去年春天,我坐上了外公的宝座,学生们给我家萌娃送来了红外线温度计、乐高玩具和夏裙秋衣。看着这些惹人爱怜的小东东,我喜感浓浓:哈哈,我这个老外公还造福于孙辈呢!今年初夏,老学生小Y小H带着二孩光临我家。他们是我教过的同班学生,我还是他俩的证婚人呢。原来他俩年初已经搬进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区,知道我经常去该会所游泳健身,就送我一叠游泳票,要我笑纳。我打开钱包要“明算账”,无奈他们婉拒不收,还真心诚意地说:“就希望您身体练得倍儿棒。”

就在写此文的时候,我看到微信里我们延安中学退休教师群的一组美照,是四十几位66届的白发学生给班主任沙勤老师做80大寿。嘿哟,不得了哦,师生间的深情厚谊竟维系了半个多世纪,这寿宴真是一份超级珍贵的巨礼啊!

动浮现的信息也是不同,比如,每次闻到我们部队食堂肉包子香味,就会想起当年只要包子不要帽子的趣事。1985年的初夏,我军刚换发85式新军装,解放帽变成了大沿帽。我们石家庄军校的同学们到郊区山上考战术。中午时分,同学们的眼睛就像饿狼似的发出绿光。早餐我们吃的是玉米面做的发糕,看似蛋糕却难以下咽,经过一上午的折腾消耗,肚子早就瘪空了。此刻,炊事班送来一大锅热气腾腾的肉包子,

正所谓战地野炊分外香,同学们一拥而上,围着行军锅只顾低头抢包子。不料,帽子太大,脑袋太多,头虽没挤破却把大沿帽挤掉了,那只沾了油水的帽子却还在锅里。从此,这个帽子与包子的典故成了我们军校同学的一个永久话题。

闻香识女人,对于我来说,有一种香味永远属于亲爱的妈妈;还有一种香味,永远属于心爱的部队,这在我心中已成永恒,必将陪伴我一生。

七夕会

等书。上海可以说 是中国口琴音乐的发源地。1929年王庆勋、王庆隆等人筹建的中华口琴会,1932年石人望组建的大众口琴会,1935年陈剑晨创办的上海口琴会,对中国口琴音乐教育与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上海也是第一批国产口琴的诞生地。1931年,潘金声等人开办国内第一家口琴厂,经过两年研制,1933年推出宝塔牌20孔口琴,次年以“国光”作为产品商标。

小小口琴也登大雅之堂。解放初期,中华口琴会、上海口琴会先后在兰心大戏院举行音乐会和口琴独奏比赛;1980年代,上海口琴会曾在上海音乐厅、市府大礼堂等处举行大型音乐会;1985年,来自25所中小学的47名独奏选手和30所学校的30支口琴队参加全市少年儿童口琴比赛。以后,随着吉他热和电子琴热的兴起,口琴在青少年中的影响日渐衰微。如今偶尔听到口琴声,仍会触动心中柔软之处。那些年,我们用掌心 and 唇间的温度供暖过心爱的口琴,那优美的琴声给平凡的日子抹上了浪漫的色彩。



夜光杯

杏林夜谈